

旧事贵阳丛书

SHIJIANDEBICHU YIGECAGONGHUIJACHONGDEZAYI

时间的笔触

一个草根画虫的杂忆

廖国松 / 著



主编 / 戴冰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贵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旧事贵阳丛书

SHIJIANDEBICHU YIGECAOGENHUAZHONGDEZAYI

时间的笔触

一个草根画虫的杂忆

廖国松 / 著



主编 / 戴冰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旧事贵阳丛书 / 廖国松, 袁政谦, 和国正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1-12011-3

I. ①旧… II. ①廖… ②袁… ③和…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323号

旧事贵阳丛书 时间的笔触

主 编 戴 冰

著 者 廖国松

责任编辑 黄 冰

装帧设计 丹 丽 廖鸿鸣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编: 550001)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32开

印 张 24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4年0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0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011-3

定 价 72.00元(全套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戴冰

《旧事贵阳》丛书的三个作者，廖国松、和国正、袁政谦，都是我父亲的多年同事，我几乎从小就认识他们，算我的师长辈。一九九八年我调进《花溪》杂志编辑部，更直接跟他们成了同事。那个时候，《花溪》已经改版走市场，本质上跟文学没半毛钱关系，大家一致懒心无肠，上班时间就每人一杯茶，围着烟灰蓬松的小烟缸闲聊。他们三个，还有张永龙，都是老贵阳，特别是廖国松、和国正，一肚子逸闻趣事加奇谈怪论，听得我瞠目结舌，常有种饱胀过度就要隔食的感觉。几个人的内容、风格又都不一样。廖国松偏野，和国正偏俗，袁政谦偏雅，张永龙偏冷。大多情况下是廖、和二位主讲，如唱双簧，如打擂台，你一段，我一段，层出不穷，像在说几辈子的故事。袁政谦只在听到夸张离奇处带着不置信的表情质问一句，而张永龙常在他们说完一段后，平淡地说出一个决绝的结论……

厮混久了，潜意识里渐渐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偶尔会惶恐，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得多，早晚一个个退休回家，办公室里冷清下来，那上班就真的是工作，毫无乐趣可言了。但再惶恐也没用，时间不滞不留，他们一个个还是退休了，回家了。先是廖国松，然后是张永龙，再下去是和国正。袁政谦比廖国松小一轮，继续领导了我好几年，最终也当然地退了。

三年前，我打算写一组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贵阳一帮玩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系列散文，写到一半，想起他们几个斑驳如老墙的经历，心想何不一人写一本，凑成一套有关贵阳记忆的丛书呢。于是便去撺掇他们。四人原本都是有成就的作家，但在他们退

休之前好几年，实际都不怎么动笔了，要劝得他们重新拿起笔来，伤神耗气，写这样规模的一部书稿，是个难事。好在我太了解他们了，事先替他们想好的选题内容，都是他们最熟悉也最津津乐道的那部分生活：廖国松写他的画友们，和国正写他的市井奇人奇事，袁政谦写他的古典音乐。一说，三人都爽快地应承下来，而且立即动笔，一年左右便差不多完成了初稿。

只有张永龙，我原想请他写知青，不想才开口，就被他一口回绝。不久，又读到他应某报所约写的小文章，谈文学创作，其中提到他儿子小时候想写小说，他竟如大祸临头，就像儿子半个身子已经掉进了火坑，但又怕儿子正在兴头上，一反对，说不定更逆反，于是耐住性子等待时机，直到儿子写厌了，自动放弃，这才暗叫一声侥幸，心有余悸地开导儿子，说写作这事啊，“最后必弄得你生不如死”。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敢再提。张永龙是个有着独特艺术感觉的作家，笔调阴冷抑郁，犀角烛怪，他很早停笔的原因，在我看来，正是不入俗人眼而心灰意冷的结果。这套书里缺了他，我始终觉得是个遗憾。

三本书稿是出来了，却一直因为出版资金没有着落而闲置着，直到二一三年，终于得到市委宣传部出版基金的支持，才算功德圆满。

克洛奇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一切历史其实也都是个人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归根结底也都是由个人记忆所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事贵阳》的三本小书，也许狭窄，也许偏颇，但绝非无足轻重，都是为贵阳的集体记忆凑了自己的一份子。

书本身的内容如何，不由我多话，读者自己可以结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曾为三个作者分别写过一篇人物素描式的东西，现附在他们各自书前的序文之后，算一种补充，可以让读者通过这些文字，对作者有一点些微的了解。

附：

廖老柏

廖老柏就是廖国松。诗人唐亚平生孩子，跟着孩子叫他“老伯”，我们也这么叫，久了，渐渐成为绰号。他年轻时写诗，笔名“戈梅”，文革后复出，改为“梅翁”。后来写小说，仍署“梅翁”。我父亲当头棒喝：“霉翁、霉翁，你还打算霉到啥时候？”他一生坎坷，故我父亲有此一说。他恍然大悟，决定改笔名，想来想去，干脆就用了“老伯”二字，只是将叔伯之“伯”，改为松柏之“柏”。“老柏”，按我的理解，大约就是说享不了福，就争取活长点吧的意思。

老柏的父亲是前国民党黄埔系将领，曾任民国时期贵州某地区专员，有政声，能诗文，属“儒将”一类，后在“镇反”时被处决。老柏一生命运波诡，都跟这事有关系。

老柏长相极为威武，一脸剑拔弩张的络腮胡，说话咬牙切齿，加上眼神锋利，不时恨来恨去，所以我小时候很怕他。记得他和我父亲认识不久，带他三岁的儿子小虎子来访，进门就要我们看他如何“操练小虎子”。立正！稍息！敬礼！他顺序猛喝。小虎子依次照做，一丝不苟。他扬声大笑，神情得意。那时小虎子漂亮得像个女孩子，整个过程满眼惶恐，身体僵直。我当时还是个少年，在一旁看得不忍起来，觉得这个大胡子实在可恨兼可怕。后来才知道，不独孩子怕他，许多年轻作者第一次见他，事后说起，也没有不怕的。

他是《花溪》月刊的副主编，有作者上门请教，他闷声不响坐着翻稿子，翻着翻着，冷不丁就抬头猛刮人家一眼，然后又低头继续翻；如此反复，那作者心头发虚，渐渐不自在起来，觉得廖老师像在拿他的稿子对他的脸，两者似乎都不满意。

但成年之后，和老柏交往日多，渐渐发现他实则是个“纸老虎”，远不似看上去的凶恶。他饭量小、气力小，与他的模样大相径庭，我曾和他掰手腕，轮得他风车也似的转。他还是个感情丰富细腻到几近脆弱的人，更是与他的模样背道而驰。某年开笔会，大家唱卡拉OK，他开始兴致很高，待有人唱完一曲男女对唱的《萍聚》，他却突然沉默起来，情绪低落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勉强说一句：嘿，这首歌搞得老子心头有点不好过呐。我嘲笑他，说这么俗气的歌，你倒还挺有感触。他不吭声。我事后估摸，可能是这首歌触动了他哪段情缘吧。回到贵阳，我还特地买一张有《萍聚》的歌碟送他。另一次，我在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挂断后，他突然长声感慨：唉，你还有妈喊，我想喊都没得人喊喽……

一旦识破老柏真面目，我就开始“欺负”起他来。他耳朵背，某次又是开笔会，坐船游湖，主方在甲板上安排民族歌舞表演，尚未开始，我与他在人群外，看不见里面情形，于是我故意皱眉，说这歌唱得一点不好。他侧耳聆听，频频点头，说：嗯，是不好。我笑起来，说老柏，别装了，人家还没开始呢。黄永玉曾写过一则笑话，说两个聋子周末邂逅，互打招呼，甲说：钓鱼啊？乙说：不是，是钓鱼。甲又说：哦，还以为是钓鱼呢。读后记在心里，暗想哪天找老柏验证一下。之后几个月，去老柏家玩，没在，说是逛花鸟市场去了。十多分钟后，果见他提两扇旧花窗远远过来，待他走到不远不近，

我放声问：老柏，买花窗啊？他果然说：没啊，我买花窗。我于是自语：哦，还以为买花窗呢。说完，我大笑，他懵懂不觉，走近了，还怒目呵叱：你一个人笑什么笑？

“欺负”老柏的远不止我一个，比如董重，就曾串通几个年轻画家去看他的油画作品，一致对他的新作表示不满，还说你看人家某某某（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才画了两年，进步就这么大，你咋反而越画越退步了呢？弄得他数周之内垂头丧气；我还亲耳听见同样小他一辈的画家湛宏微某次邀他参加一个什么会，他磨磨蹭蹭不答应，气得湛宏微用东北普通话骂：“你个老东西……”但老柏对这些无礼之举从以为忤，相反，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希望他们用这种无老无少的方式对待他。他曾谆谆诲我以人生心得：要想老来活得有点意思，就得多和年轻人一起混。抱着这种心态交游，人缘自然极好，加上他讲义气，重然诺，人无老少都喜欢他。出去开笔会，几个女作者争着买衣服送他，还争论谁买的最显老柏气质。与他终日厮混一起的画家颜冰，竟预感寂寞，对老婆说：老柏大我二十多岁，以后要先走了，我咋办哦……

老柏还是我见过兴趣最广泛、最多才多艺的人之一，美术、文学、音乐、书法、摄影、盆景、青瓷、玉石、翡翠，甚至武术、木工、漆工，等等等等，都有涉猎。他画了几十年油画，位于贵州最早接触和实践现代主义画风的画家之列，后从《花溪》编辑部调入市画院，干脆成了专业。我高中时学油画，就是拜他为师。他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中学时代即发表作品，至今出书数种，曾是贵州诗坛备受关注的诗人，“三廖一张”之一。他写书法，竟有书坛才俊把名章扔给他，说以后有人索字，如自己没时间，即请他代笔。我几次目睹

他当众挥毫，狂草擘窠大字，虬髯倒卷，运笔如风，其气势之恢宏，围观众人无不啧啧惊叹。而他拍摄的黑白照片可谓别具一格，有人认为比好些搞专业的还有味道；他玩瓷，玩玉，玩翡翠，腰间钥匙扣上常挂一微型放大镜，有人拿物件来切磋，他就取下来，气凝神寒，凑到眼前仔细端详，那模样是很能唬唬人的；某次有人从外县提了茶叶来请他看一个重金购得的彩瓷花瓶，他一句罗嗦话没有，取下放大镜扫描一翻，立即鉴定是假货，对方大失望，败兴而去。但等人走后，我们打开茶叶准备共享，才发现陈得厉害，绿茶几成了红茶，双方算是扯平……某次和他在张建建家聊天，两人突然比起谁的本事多，轮换说，说一样，举个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和某某打架，他出什么招，我还什么招，终于把对方吓退；某年某月，某某结婚，我又如何给他打了全套家具，亲自油漆……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下来，咄咄逼问张建建，你晓得咋个才能让油漆不起泡？等等。眼见他们嘴仗打得渐趋白热，我不得不插话，说干脆也别说你们会什么了，就说不会什么吧。

除此之外，老柏还是个“尝新意识”特别强烈的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彩色电视机上市，到新世纪数码像机流行，各种各样的新玩意，放相机、录像机、台式电脑、VCD机、DVD机、手提电脑、投影仪等等，都是他率先购置；尽管受经济条件限制，买的往往是低档产品，有时甚至还买二手货、三手货，比如投影仪，前后我知道的就有三、四台，没一台新的，但他照样玩得津津有味。

音乐在老柏的爱好里，不过诸大类中一个分科，科内却又是古今中外无不涵盖的。他能吹笛、箫。笛我没听过，箫听过，一支小指粗细的玉屏女箫，吹奏法也是传统式，装饰音很多，流利花哨，

风格我不喜欢，但听得出是认真练习过的。某年我们同车出差，谈到箫，他说他能自制箫曲，而且“随口就来”，见我不信，立即用口哨吹起旋律来。我平素也吹吹箫，虽吹得不好，却听得多，他的旋律果然箫韵浓厚，真用箫吹出来，应该是很地道的。他能用美声唱上百首外国民歌，小时候就见他右手捂着右耳唱《老黑奴》。某年又是一起出差，同车一个老作家，不知老柏底细，吹嘘说少有人能比他会唱的外国民歌更多。老柏如何听得这等话？立即和他打赌斗起歌来，对方随意起头，他旋即接口续唱，一连十几首，首首文不加点，马不停蹄；对方服输，黯然调头，他则眼白上翻，顾盼自雄，嘴还不饶人，喃喃骂：嘻，敢和我比唱外国民歌……那个“我”字咬得怨毒无比，鄙夷之极。他喜和年轻人扎堆，所以美国乡村歌曲、摇滚乐、爵士乐……也都在他喜好的范围。某次谈到古典乐，他夸口西方古典乐史上凡有点名气的曲目他都大致记得。我觉得这牛吹得未免不着边际，哼了几段熟悉的考他，果然都说出来，于是我自编一段，他这才哑然，面露尴尬之色，嗫嚅自辩：古典音乐浩如渊海……哪你吹什么吹？我得意。几小时后，我于心不忍，把真相说出来，他大感欣慰：我就说嘛，咋会就没一点印象呢。

有人说老柏样子像海明威，只就个子矮些。他每次听说，都会恼怒：“我要是再高几公分么……”某次我母亲听见了，就问他：再高几公分又如何？莫不要搬石头砸天？

有人当面赞他多才多艺，他突然慨叹：可惜我这辈子玩什么都只是三流才气。

这是我从弄文艺的入口中所听到最磊落的话之一。

目录

- 1// 序 戴冰
- 002// 摆谱
- 005// 连环画
- 009// 最初的写生
- 014// 武侠
- 018// 乡间
- 022// 临摹
- 026// 画与“革命”
- 029// 第二幅油画
- 033// 画箱的故事
- 037// 南明桥
- 041// 印象派
- 045// 走火入魔
- 048// “苏派”情结
- 051// 林风眠
- 055// “立方派”
- 059// “小崽”们

064// 写生团伙
068// 苦中作乐
071// “真实”之争
074// “向大师”
078// 董克俊
082// 平治
085// 诗与画
089// 谌宏微
093// 曹琼德
098// 尹光中
102// 幺哥
106// 基哥
110// 颜冰
115// 董重
119// 我的团伙
120/ 信英

123/ 老五
129/ 大洵
133/ 任生
137/ 德伟
142/ 宝安
145/ 先明
147/ 宏宏与同同
150// 采风
155// 画室
159// 笔触之外
159/ 听乐杂记
162/ 民乐之恋
165/ 老相机
171/ 习字
175/ 初玩古家具

181// 后记



摆 谱

本地几个老画骨聚在一起，侃起天来，自是一番“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而仔细咀嚼，那骨子里透出来的，总有几分“摆谱”的味道，不外乎何年何月就参加省里的画展，又何年何月就与美协有了往来云云，资历不可谓不老。或者言者无心，而我这个听者却是有意了。以年龄计，大家相差无几，若是论画历，在他们眼里，我只能算是后学了，最多也只能算是个“票友”。他们谈的那些画坛轶事，我当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也不知何种心态作怪，唯恐不入流而低人一等，我厚着脸皮，竟然在几位老兄面前也说起“资格”来。

那是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农村扫盲，回来后，自以为体验了“生活”，来了灵感，便“创作”了一幅提名为“妈妈，识字课本买来啦”的“国画”，画幅很小，32开，构图也简单，一个苗族小女孩，手挥着识字课本，朝年轻的妈妈奔去。实在说，那也是一次蹩脚的模仿，我是从宋吟可先生的那幅“妈妈，我会开拖拉机啦”的名作里偷学来的，连画名都作了翻版。说到功底，我从来没画过素描，也没画过速写，不过就是平时用毛笔在宣纸上临摹点山水人物什么的，画面上的人物，总觉什么地方不对劲，看去怪别扭。至于画里的苗族服装，自然也是依样画葫芦了。

好笑的是，就是这样一幅不成样子的东西，我竟然斗胆寄给了当时省文联主办的文艺月刊《贵州文艺》（一年后改名《山花》）。其结果可想而知，半个月后，画稿退了回来，好在不是那种冷冰

冰的铅印文字，而是一封用毛笔书写的，让作者充满希望的信件，内容我至今还记得，先是肯定了画的内容，认为它反映了当前的现实生活，刊物是很欢迎的。然后建议作者重新画一张画幅更大的寄给《红领巾》杂志，根据那里的意见，修改后再画一幅寄给《贵州文艺》，他们将酌情处理。这封退稿信让我兴奋了好些日子，原以为，像我这类十四五岁的初中娃娃，一封铅印退稿笺打发打发了，不想人家还如此认真。无奈当时正在举行中学生足球比赛，我混入校队，为争夺冠军，整日在球场上冲锋陷阵，哪里有时间画画，便将此事搁下。再者，我就是那点道道，无论如何折腾，也是画不出什么“奇迹”来的。于是，便与《贵州文艺》失去了联系。顺便说一下，几十年后，在有关资料里看到，当时《贵州文艺》的美术编辑，正是后来誉满画坛的花鸟画家方小石先生。有朋友开玩笑，说那封用毛笔书写的退稿信，说不准是他老先生的手迹呢？若是留到现在，可就是大有玩味的了。

哪知三个月后，我突然收到贵州省美协寄的一份通知，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只是要我填写随信寄来的一份表格，不外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什么的，我顿时受宠若惊。尽管我从未发表过什么作品，也没参加过什么画展，而我也明白，这多半是《贵州文艺》的那位不相识的编辑推荐的，当然，人家不过是在例行公事，搞点作者调查什么的，而对于我这个初一的学生，单是那鲜红的美术家协会的印章，就可以编织出许多五彩斑斓的梦了。然而就是通知的最末一句话，让我四十年间，再也没与美协打过交道。那句话是：“并将最近创作的作品寄来。”因那些日子，我沉溺于足球，又迷上了写诗，本来画画就是心血来潮，哪里有什么新的作品？为此，我表格也没填，信也没回，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那是公元一九五六年夏天的事，比起眼前老画骨们的画龄，至少要早三年呢。

事后，我对自己的这种举动，深感荒唐可笑，画龄长短又如何？人家都是知名画家了，你几十年没画过一幅画，有什么值得摆谱的？现而今，连吴冠中都提出来取消美协画院了，你还拿这个来说事，这不是阿Q么？国人的劣根性呵！



《小茅屋》（1972）